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挽泪/于晴著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4.8 (于晴作品集)

ISBN 7—5354—2866—5

I.挽…

II.于…

III.长篇小时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82347号

本书由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授权

责任编辑:贺强

责任校对:朱任

电脑制作:林渊

责任印刷:李斌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)

(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

(地址:上海市共和新路966号1903室)

(电话:021-56320330 传真:56320317)

(电话:021-54039696*623 传真:54040152)

印刷: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9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:6.375

字数:140千字

版次:2004年9月第一版

印次:200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16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632030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联系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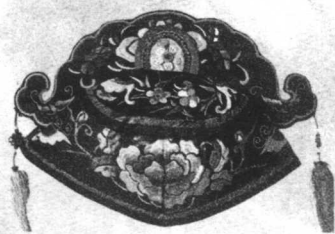
挽 泪

于晴
著

一个普通的人或妖怪怎会与一个有神有缘分？
没有缘分、没有因果，怎会有生死相许之情？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挽 泪



于 晴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楔



子

“我不是妖怪！我不是妖怪啊……娘！娘！救我，救我啊！”

数名庄稼大汉拖着她往山洞里去，老老少少的村民在远处围观，指指点点的，她的双足滑过泥地，拼命要勾住坚硬的石头，却只能留下一道长沟，细瘦的双臂被凶狠的擒住，无数的人影在眼前晃过，凌乱到她难以辨识。她可以喊出这里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但却无法和他们奇异的脸孔叠合，曾经，这些人待她如亲生女儿啊！

“娘！娘……！”少女放声叫道。恐惧让她泪流不止。她的娘呢？她的娘呢？娘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来救她？

“进了仙洞，咱们就不必怕这妖怪啦！”有人叫道，点燃火把，“我不是妖怪！我是人啊！是人啊！为什么你们不相信？我没有害人啊！”纤细的双臂奋力抵抗，却仍然极具狼狈的被拖进了仙洞；仙洞一片阴暗，让她的恐惧更深。

“不是妖怪，为什么你十五年来没有变？你这妖女到底活了多久？不是妖怪，为什么自从你来了之后，咱们村子的人口只有少没有多，为什么咱们养的猪畜一夕之间全死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只是长得慢了点，我没有害人！没有害人！你们放过我吧……”为什么要将所有的罪全怪在她身上？她只是想活下来啊！想要侍奉她的娘到百年，想要跟着村落里的人一块生活，就算她永远不死，她也不会害死他们啊！

“妖怪！你受死吧，等你死了，咱们就会好过了。”擒住她双臂的力道不敢放松，怕她又使妖法。

又是愚民吗？她以为这世上还有她容身之处的。“我娘呢？！你们不要对付她啊……。”如果她真逃不了一死，至少，让她的娘活下来吧。

“你要你的娘，好，咱们跟妖怪不同，咱们是人，自然有善心，行善积德我们一向不遗余力，就让你在死前见见你娘！”大汉回过头叫道：“婆婆，你的女儿在叫你呢。”

无数的庄稼汉纷纷错开，从中走出一名年迈的老婆婆。见她安然无恙，少女的泪脸浮现放松的笑。她想要冲上去，却被紧紧抓住。

“娘，你有没有事？！他们有没有欺负



你……。”她激动道，生怕这年迈的老娘禁受不住他们的折磨。宁愿娘先逃啊，逃到天边，逃得远远的——含泪的视线在扫过老妇人的手时，忽然僵住！

仙洞之中幢幢暗影，除了极高的天洞泻进一线阳光之外，全赖火把照亮仙洞里的所有景物。

她的泪，停了，不再流，因为心死了。

仙洞里，除了村民，在他们的正后方是一具石像，石像是年轻男子的，一身的长袍，状似潇洒，双眼微垂，仿佛在注视正进行的一切，“不要怪我，”苍老的声音有些轻颤、有些畏缩，“你是妖怪啊，人……跟妖怪是不能并存的，你跟我住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不知道染了多少妖气给我，你根本是存心想害我，枉我当年收养你……只有亲手杀了你，我才能得到上天的救赎啊，”老妇人握紧手里的匕首。

“这，”她的声音奇异的沙哑：“就是你要亲手杀我的原因？”她幽怨的望着老妇人。

“婆婆，快动手！要是她引来同伴，咱们就死定了！快！您这些年不是小病不断吗？必定是这小妖怪在作祟，她在吸你的阳气啊！要吸光了，你也别活了，快下手吧！天人会保佑咱们的！”有人叫道，指着石像。“咱们在天人面前立下大功一件，他会保佑村落平平安安的。”





“妖怪！妖怪！”众人齐声叫着。“杀了她！杀了她！”

“你要妖怪死，还是你死。”一句话震醒了白发老妇人，她危危颤颤的举起匕首，叫道：“你不要怪我！”

朦胧的影子交错印在山壁之外，无数的黑影晃过，迎面来的是闪亮的匕首，慈祥的脸孔化为恶鬼，少女眼也不眨的，眼睁睁望着匕首插进她的额间。

剧痛爆裂，犹如地狱之火在焚烧，意识在模糊了，娇弱的身子一软，缓缓跌向地面；人影仍然交错晃动，无数的脸庞如恶鬼飘浮着这就是她死前所见到的光景！

“妖怪死了，婆婆，咱们的村落有生机了！”

这就是她死前所听见的声音？

“她没气了，可她的眼睛还张着呢，死不瞑目，会不会回头来找咱们？”

“有天人在此坐镇，她的死魂会锁于此，永永远远的，不怕她作鬼来找咱们啊。走吧走吧，要被她的妖气沾染了，说不定会生重病的！”

每一块洞顶、山壁——闪过纷乱的眼瞳，蒙着火红的浓雾，最后停格在石像垂下的石眼前。

石像的眼里没有慈悲，无情的回视她。这就是神仙吗？就是众人景仰膜拜的天人吗？

她的嘴角似乎勾起冷笑，却再也无力。死吧，死吧，就让她这样死了吧，来世不再当人，她绝不再当人，就连当个畜牲也比人有情！

额间的鲜血逐渐流进无神的眼眸；就让她血流尽流光，不再参与这人世间的无情，就让她死了吧，她的眼睛缓缓合上，眼里有血，最后的光景竟是血中无情的石像，她的手无力垂下，三魂七魄尽散于此。





她活了几百年啊！这几百年来，她好好寂寞，寂寞到几欲发狂的地步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想要找一个人的念头浮起……

叮叮咚，叮叮咚……，清脆悦耳的敲打声从远方渐进。

仙洞里一片黯色，倒卧在血迹里的身躯忽然动了下。

叮叮咚，叮叮咚……。

好耳熟，是雨滴打在石壁上的声音。雨天时，她爱缠着娘作绣工；娘老了，眼力已大不如前啊。她掀了掀沉重的眼皮，眷恋在半梦半醒之中。

水浸湿了她的脸。她没找到躲雨的地方吗？会被骂的，有时候觉得她自己的年纪已比娘亲老，但总爱着娘的慈祥；如果她有亲生的娘，也不见得会比现在收留她的娘疼她吧？

她的过去是一片空白，记忆之初是模糊的，她记不清亲生爹娘、忘了有没有朋友，长年来的独居，她只知道她的身子与旁人不同。她活了很久很久，每

天计算着时日，看着湖中的自己究竟何时会长大，但她的成长异样地缓慢，她现在的外貌才只是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女孩模样。

她不敢与外人相处，独住一座又一座的山林之间，直到有一天，她遇见了现在的娘……娘……。尖锐的鸟叫响起，忽地，她的身子像被撞进什么东西好几次，撞醒了她飘浮的神智，她猛然睁开眼睛，盯着洞内陌生的黯色。记忆刹那如狂潮涌来，一幕幕景象钻进她脑海里，她直觉摸上额间，那里有一道足以致命的伤口。

她错愕瞠目，难以相信！

她的唇动了动，试了好几声，让下出声音来，纤弱的双肩在耸动，忽然，细碎的笑声从她染血的唇畔逸出：“哈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。”她要狂笑啊，为什么不呢？

她没死啊，没死啊！只要是人，都会死的，她却还不死。地上是她的血啊，她几乎流尽的血；额间是足以死人的伤啊！牛头马面呢？她在等，在等着它们啊！

她踉跄的爬起来，摇摇欲坠的走向石像，用尽力气大声嘶吼道：“你是天人！你是神仙！我是妖怪！为什么我没死？这算什么啊？我是妖怪啊！我连死都不能……为什么不让我死？我不要再当人了！不要



了，我要当个畜牲，我不当人不当神仙，就算让我当头牛，我也甘愿啊……。”地上是沾血的匕首，她拾起来欲刺自己的胸口，匕首却忽然弹了出去，划过石像。

她连自裁也不行吗？

“你真的是神吗？”她神色恍惚地对着石像说道：“如果是神，你看见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吗？我是妖怪呢，我究竟做了什么才会有此下场？他们说，村落里曾有人遭你一语点醒，从此修道，数十年后偶见你一面，你依旧不曾老过，他当你是天人，为你造石像。那我呢？我不甘愿啊，我没做过坏事，为什么你是天人，我却是妖怪？什么人，什么神！什么亲情！到头来，都是骗人的！”她怒叫道，拔出匕首，愤恨的朝石像划去。

“好，旁人当我是妖怪，我就当我是个妖怪！我死不了，我永远永远也死不了，我就让天下人死尽！有本事，你就来杀了我！”她咬牙切齿，鲜血仍在流，没有再去摸伤口，也能隐约感觉伤口在愈合。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。”鲜血流过眼眸，滑下颊畔，犹如血泪，她的双眸却是干涩的，难以掉泪。

不要怪她性子突变，不要怪她如此残忍，是这些村民让她明白的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！什么亲情、什么母女之情啊，她宁愿代老母而死，而她的娘呢！她



你没有名字，我就叫你挽泪吧。

的娘作了什么！置她于死地啊！

这人世间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信任的？

“你为什么老爱哭呢！”记忆中，她曾视若亲娘的老妇人这么说过：“要怎样你才不哭呢！”

“如果娘的病早些好了，我就不哭了，”她抹掉眼泪，担忧的说道。

“你这泪坛子，眼泪像流不尽似的。你没有名字，我就叫你挽泪吧，愿你从此不再流眼泪。”



三百年后大唐这一生，怕是永无止境了。

寒风袭来，滑落了冷汗，惊醒她游移飘忽的神智。张开黑眸，见到蒙蒙夜色里正悬着月；月是圆的，是淡淡的瑰红色。

是……十五吗？圆月日仿佛是很很久以前的印象了。

她疲惫的站起身来，将汗湿的长发擦至身后；有点冷，她以为睡了一觉之后，就不会再冷了。

远方随风飘来的嘈杂声钻进她麻木的思维之中。是有人在附近吗？荒山野岭的，往往数月不见人烟是常有的事。

无神的眸逐渐凝聚焦距，观望四周，见到远处



有抹火光，应是有人在此扎营。

不由自主的往营地走了几步又停下，心脏的跳动比以往要快，她闭了闭眼，不受控制的步向火光处。

“小兄弟，听你所见所闻，真是见多识广，”老人的声音忽远忽近的飘来。

“在下浪迹天涯，见闻自然多了点。”浑厚亲切的声音响起，有说不出的舒服感。

“你家中无人等你吗！怎能任你流浪外头！”有人好奇问道。

“我孤身一人，没有家累，”亲切的笑声如春风拂面，在这个大寒天里奇异的让温度升了几度。

“没有家累！这倒奇了。你年纪看起来像三十左右，至今未婚，是不是哪儿有不对劲的地方！”营地上的人多以庄稼汉或猎户为主，没读几日书，问起话来也就毫不修饰，不觉有何不妥之处。

男子但笑不语，目光忽然落在树丛后的影子。他移开话题，朗声笑道：“咱们又有同伴了。姑娘何不现身，一块过来取暖？”

她吓了一跳！原是缩躲在树影之下，只想听听人声，没想到会被人发现。

“真是姑娘！”众人循目望去，见到她紧张的走出来，纷纷让开座位。“小姑娘也在等天亮开城门吗？快过来坐下，半夜里天寒地冻的，要是因此受了



你没有名字，我就叫你挽泪吧。

风寒，那可不值。”

她垂目，以眼角瞟了营地七、八名汉子一眼，撩裙规矩坐下。

“咱们不是坏人，小姑娘不必担心。”老汉笑眯眯的说道。她低着头，月光之下瞧不清她的容貌。“大半夜的，你赶路吗？怎么没有男人相伴呢？”

“我……。”她舔了舔干涩的唇，小心说道：“我与家人离散，所以……。”

“还真可怜啊，小姑娘，幸好你是撞上咱们，要不然山林多有野兽，你一人过夜很危险的。”她点了下头，没有言语。

“岂止有野兽，”有名汉子压低声音说道：“还有妖怪呢，听说，城内卖豆腐的汉子上个月出城，被妖怪吸了阳气，至今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呢。”

众人闻言，悚然一惊，不免忐忑的东张西望。“不会这么巧合吧？我可没带避邪物出来……冷爷，你在笑什么？”

“你们莫慌，”亲切的声音在她身边响起，她偷偷瞥一眼身边的男子，原来他姓冷，“妖也有分好与坏，如同人一般。如今是太平盛世，修炼中的邪妖多忌天子福德，不敢作怪，除非因果关系，否则是不会来招惹咱们的，老伯，你们尽可放心。”



“听起来冷爷在这方面多有研究，莫非是道士？”

“我吃肉喝酒，不受道术规矩所限，怎会是清心寡欲的道士呢，不过杂书看多些，略知一二吧。盛世之下，人人平静喜乐，就算有妖害人，也是人心所致。”

她闻言，震动了下，几乎想抬头瞧他究竟怎生长相。

“小姑娘冷了。”亲切的声音在她头上响起，随即在她身上盖了件披风。“暖点才不会着凉。”她微愕，又是吃惊又是感动，呐呐低语：“我……我不会着凉的……。”

他仍是微笑不语，似乎不将她的话当回事。

她不由自主的拉紧披风，身子仍在轻颤着。

“冷爷的话真深奥。”老汉重回话题：“妖与人岂能并提？我倒说，世上的妖孽最好除尽，省得咱们担心受怕的，”他倚老卖老的说道：“你虽见多识广，但岂有我老头子听过的故事多，我祖先以商为业，据说连着两人，都曾遇过一个妖女，那妖女之美，怕历代红颜都难以相比，她见人只会问一句“你能活多久？”我那祖先们遇妖回来之后都大病一场而死。你说，这妖女多邪气，从此我家穷困至今，难以翻身啊，那种妖精岂能跟咱们并论呢。”